



乡下爷爷

□刘剑波



绘图 翟溢



运河边(组诗)

□鸣 钟

把所有可以投向河流的
都投向河流
河水容纳了全部的这些

事物

并不会带走什么
除了时间

下午三点的时候
上午十点不见了
傍晚六点的时候
下午三点又不见了

河水流淌
但河水依然还在

投影在房间的墙壁上
枝叶婆娑
像是褪色的水墨

时间在鸽子的翅膀上
递给我们
晨光的波澜
波光里有云影

昨夜的露水深浓
凝结在窗前
一盞月光
不够两个人对酌
更不够一匹马痛饮

流水

我们的双手托起河床
呈上自己
这仿佛是在
向上苍敬献着哈达

不息的流水
翻阅自己身体里的浪花
像躺下的人那样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清晨的光

夜晚降临,
窗户边升起烛光,
餐盘里装着早晨的鱼肚白,
一小盞酱油和醋。
清晨升起的光,
在傍晚的时候就沉没了。

木材加工厂

脱离了根
也就删去了树冠
一截木头
在一大堆木头中隐姓埋名

它的纹路
取决于它的内心

梨园

最鼎盛的花期过了
曾经嫩绿的新叶
面色渐深
所有的力量都聚集在一起
给果实输送营养

人们坐在动力火车上离去
与果实作最后分别的
衰老的枝干、沉默的根和
宽容的土地
它们散落在人间

春天

春天给我一截断树枝
也给了我细雨

得到的仅仅是这么多
但已经足够
我开出一个季度的花朵

感谢潮湿的泥土
和煦的风
感谢断枝上的叶芽
不屈不挠的根

感谢一切有利于成长的

事物

佛的慈悲
和自然的恩赐

感谢断裂的岁月
激发出来的对于生命的

渴望

所有背对着的
都是要去面对的

感谢
生机勃勃的春天

李煜把那个角落打扫干净了。上楼前,秀奎转身回望了一下不远处的橙红色垃圾桶,但他并没有看到被倒在水桶里的包子残骸。

秀奎一进屋,就听到杰克在房间里哭。又听到李煜在说,小鬼今朝勿补英文,让伊困觉吧。淑玉不满的声音传来,依勿要啰唆,这儿没你啥事。秀奎进了书房,闷头闷脑坐在沙发床上。他产生了想躲起来的念头,所以把书房门关上了。

门虽关上了,但还听到外面的说话声。杰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我不跟妈妈上班,我要在家做作业。淑玉说,你爷爷会吃了你的。杰克说,我不相信爷爷是怪兽变的。淑玉的声音高起来,依是要吃巴掌?姆妈好久没让依吃巴掌了。杰克不说话了,只是不停地嘟嘟囔囔。客厅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朝屋门口移过去。

接着,屋门被打开了,高跟鞋的声音骤然响起。屋门随即被使劲带上去,震得墙壁嗡嗡发抖。高跟鞋在下楼梯。一同下楼梯的,还有杰克哭哭咧咧的声音。

李煜敲了敲书房门,爸爸,我去上班了,楼下有早点铺,你去买点东西吃吧。李煜出去时,带门很轻,几乎不易察觉。

秀奎下楼时想,我怎么成怪兽变的了?他心里又好气又好笑。

他在小区里转悠着,逢人就打听小卖铺在哪儿。在乡下,祭祀用品都是在小卖铺出售。没有小卖铺,只有超市,所有的人都这么回答。上海人其实很热情,详细告诉他去超市怎么走。

小区的几家超市秀奎都去过了,可是没有一家卖祭祀用品。超市肯定没有,只有小卖铺里才会有,秀奎的这种想法根深蒂固。他打算去外面找小卖铺。他不相信这么大的上海,没有小卖铺。

实际上,秀奎一出小区就迷路了。到处都是马路,到处都是车辆,到处都是人流,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喧嚣的市声——这些构成一张复杂的蜘蛛网。秀奎像一只衰老无助的蜘蛛,在这张网中瞎踉跄。

后来秀奎进入了一条拥挤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店铺一眼望不到边:卖服装的,卖食品的,卖鞋帽的,卖汽车的,饭店,酒店,银行,写字

楼,广告牌……就是没有小卖铺。

秀奎有点绝望,但还是执拗地寻找着。

这条街的尽头是一条马路,秀奎穿过去,又来到了一条街着。这条街道跟刚才的那条比,无论是店铺、道路、建筑、树木还是行人,都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秀奎悟出了一个道理,上海之所以让人容易迷路,是因为一切都 very 相似。

总会找到小卖铺的!秀奎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不过,一直找到日头偏西,还是没有找到小卖铺。

秀奎饿得前胸贴到了后背。秀奎太想吃一碗面条了,里面最好放几根青菜,当然,要是面条上搁一颗荷包蛋,那就更美了。

现在,秀奎要找的,不是小卖铺,而是面条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是秀奎现在唯一的奢望。不要求有青菜,更不要求有荷包蛋。只要一碗热气腾腾的光面。

可是找面条店,好像跟找小卖铺一样难。秀奎坐在路边的花坛休息了一阵。秀奎饿得再也走不动了。后来他发现左手方向不远处有一家肯德基店,墙上的那个老头很亲切,好像是遥远的外国亲戚。

肯德基店里也是人山人海,柜台前排着长队。秀奎想,要是轮到我就可能会饿死了。秀奎仔细看着墙上的价目表,最便宜的套餐也要50元。秀奎走了出去。

秀奎到隔壁超市买了两瓶水。这是家便利店,除了水,还有酒,香烟和面包。秀奎找那种不超过10元的面包,可是没有找到,最便宜的也要20元。秀奎最后就买了两瓶农夫山泉。

一口气喝下一瓶农夫山泉后,秀奎不那么饿了。另一瓶他掖在腰里,等到饿了再喝。

附近有个公交车站台。秀奎一屁股坐在了候车的长椅上。很多人宁愿站着等公交,不愿坐在长椅上。所以,长椅上只有秀奎一个人。

公交车来来往往,吐出来很多人,又吞进去很多人。秀奎却一直坐在那里。后来有个衣着和派头很像上海人的老头也坐到长椅上来了。

老头主动跟秀奎打招呼,你是苏北人吧?

秀奎觉得这个老头很像他死去

的哥哥。秀奎差一点要掉下泪来。

我祖上是苏北的,从本质上来说,我也是苏北人。老头不仅中气十足,而且目光敏锐,你孩子在上海吧,你是到孩子家来的吧?

一提到这个话题,秀奎就喜笑颜悦色起来。我儿子来上海好多年了,娶的老婆也是上海的,这小子有本事啊。他的老婆,也就是我的儿媳,好看得像电影演员呢。他们早就有房有车了,还生了个漂亮儿子,取了个外国名字,长得也像外国孩子。小家伙又聪明又可爱。

可是从秀奎嘴里出来的,却是:你知道哪儿有小卖铺吗?你是老上海,肯定知道。

秀奎满怀希望地盯着老头。

老头说,上海怎么会有小卖铺呢?小卖铺乡下才有啊。你找小卖铺干吗?老头又说了很多,可是秀奎一句都没听进去,他脑袋里好像飞进了很多蜜蜂,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爹,娘,丈人,丈母,贵风,今年过年没钱烧给你们了,根福对不起你们!没有钱,你们这个年怎么过啊,根福心里不好受啊。你们委屈一下吧,过完年我就回乡下,到时候给你们补上。

老头不知什么时候走了,长椅上又剩下他一个人了。秀奎掏出老人机看时间。手机上有很多未接电话,都是李煜打来的。秀奎赶紧拨过去。

一听到李煜的声音,秀奎的眼泪就簌簌往下掉。

爸爸,我往家里打电话找不到你,又打你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啊?爸爸没听到,爸爸在外面呢。

你怎么跑到外面去了,外面多冷啊。

出来溜达溜达……

你在哪儿?

秀奎看到对面小区门口的大石头上写着“康城”,就说爸爸在康城呢。

啊,你怎么跑这么远。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跑着跑着就跑到这儿来了。

爸爸啊,我要下班才能来接你。你不要瞎跑,到附近的商场去暖和暖和,那儿有空调。

秀奎十分感慨,到底是亲骨肉,打断骨头连着筋啊。

李煜接回秀奎,焦点访谈刚开始,播音员对着空空的沙发说话。播

麦穗儿黄时杏子熟(散文)

□李 灿

饱满的种子等待收割,兑现一粒粮食对土地的承诺。

与田野上麦穗儿前脚接后脚成熟的,是陆续上市的杏子。在没有看到杏树之前,我一直以为酸甜可口的杏子长在水果超市的盘子里。在我爸爸的一位承包道路绿化工程的朋友的院子里,我第一次看见杏树。站在杏树底下仰望,一粒粒泛黄的杏子在阳光底下闪着明黄色的光芒,像一枚枚半透明的玛瑙。一枚枚黄色多汁的果子中间,夹杂着几枚泛着果肉红的果子,在瘦薄的绿叶间,格外醒目。杏子压弯了枝头,满院甜甜酸酸的清香气味,好闻极了。

这个季节,布谷鸟和鹧鸪鸣叫得特别欢,在麦地里,在树枝上,在草丛,在不知名的角落里。浓密的绿荫里还有朱雀和喜鹊在训练它们初飞的孩子。还有一种蚕豆大小的小鸟,从眼前飞过,如果没有鸣叫声,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一旦鸣叫起来,却又是那样清脆悦耳,仿佛从天空中骤然落下了两个清新的音符,带着雨水的湿润,钻进人的耳朵。

那个院子里种的果树,一年至少有三个季节能看见果子。主人种果树不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是给天空中的鸟儿提供口粮。杏子也是鸟儿的食物。也许正是因为他

的这份闲情逸致,院子里鸟儿的鸣叫,总像喉咙里含着一块玉或者包着半口清水,听上去那么温润,那么自由。每一声鸟儿的鸣叫,都像穿着礼服而手插在裤袋里的绅士,从容不迫,闲适自足。

熟透的杏子纷纷落到地上,深棕色的杏核无人捡拾,经年之后,说不定会长出一棵杏树来。十一岁那年,我跟爸爸一起去采访一位近八十岁的顾姓老爷爷,他送我四枚用杏核雕刻的手工艺品,小船、小篮子,小茶壶和小窗户,至今还放在我家的笔筒里。

吃杏子没有什么技巧,也不需要什么技术,握住一头,往嘴巴里一挤,舌头囫圄几下,吐出杏核。“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意思是桃子吃多了,不会遇上麻烦,杏子和李子吃多了会伤身体。其实任何食物,包括日常的米面,吃多了都伤人。

《世说新语》记载,曹操行军,道上缺水,士兵口渴困乏。曹操对士兵们说:前面有片梅树林子,又酸又甜。士兵们听了,大喜,舌下生津。这就是“望梅止渴”。书上说,这个故事表现曹操的聪明机智。我读了这个故事,觉得要实现“望梅止渴”的条件非常苛刻,完成难度非常高。第一,季节要合适,必须恰逢果子成熟季节,否则只有

音员看到沙发上方挂着一幅镶在长方形镜框里的山水画。那是淑玉的母亲,一位老年大学学员的手笔。

淑玉和杰克在房间里说话。房间门紧闭着。

我不想吃东西,秀奎对李煜说——在回来的路上,李煜就说下面条或者馄饨给秀奎吃——我想躺会儿。

秀奎像一摊泥似的躺到书房里的沙发床上。秀奎想贵风了。呕心抽肠地想。贵凤啊,请你给你爹你娘,还有你婆母,说一声,让他们再等几天,我过了年就回乡下给你们烧纸。你们还有钱吗?过冬我烧给你们们的钱都花完了吗?要是没花完,你们就凑合买点年货。要是花完了,你们这个年就过不好了。你们过不好,我心里不好受啊。我恨不得连夜赶回乡下,这样,明天就能把纸钱烧给你们了。其实,今天在街上找小卖铺时,我也动过这个念头。有几次我差点上了公交去长途车站了。可最后还是克制住了。要是我走了,儿子会伤心的。还有,我还没跟孙子亲热够呢。我太喜欢这个小家伙了,他跟我也蛮亲,到底是李家的骨肉啊。

秀奎跟贵凤说了一阵话,心里舒坦多了,随即睡意像潮水般涌来。

跟昨晚一样,秀奎没睡多久,又突然醒过来了。秀奎醒来后,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从枕头底下摸出老人机看了看,还不到九点。小家伙还没睡吧,我得跟他解释一下,我不是怪兽变的,我怎么会是怪兽变的呢?我只是他的爷爷,是爱他的爷爷。只有跟小家伙解释清楚了,我才能睡得踏实。

秀奎昏头涨脑地从沙发床上爬起来。

客厅里的电视还开着。刚才说话的房间已经安静下来了。秀奎觉得那是李煜和淑玉的房间,杰克的房间应该在客厅对面,秀奎没去过杰克的房间,但他凭直觉认为,那就是杰克的房间。杰克可能睡了,不管他睡没睡,我都得进去看一下,哪怕在他床头坐会儿也好。

秀奎推开门时就像跌进了一个大坑,不,是万丈深渊——根本不是杰克的房间,是卫生间。淑玉正在淋浴。秀奎听到一声尖叫。秀奎眼前一阵发黑。他想赶紧躲开,可是他的腿和脚根本不听使唤,身上所有的零部件都失灵了。(四)

花、只有叶,或者只有光秃秃的枝干,都起不到激励士兵的作用。第二,梅子的故乡在南方,大抵在梅雨覆盖的地带,而杏子在中国范围到处都有,张骞通西域的时候传到国外,全世界有十个品种,我国占九个。曹操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相较于梅子,杏子也许更常见。将曹操的“梅”换成“杏”未尝不可。说不定真是杏子。不过,中国汉语讲究音乐之美,不信比较一下“望梅止渴”和“望杏止渴”,前一个读起来音韵和谐;后一个,两个仄声字打头放在一起,拗口缠舌。第三,史上的曹操当属政治家,即便是《三国演义》中被一贬再贬的曹操,也不会轻易编造谎言。靠谎言成事,是政客惯用的伎俩,对付过眼前不管将来,支撑过今天不顾明天;而政治家,他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消灭一个谎言或者证实对手在撒谎,让民众遇见真实、看到真实、获得真实。

我至今分不清杏子和梅子,看上去都差不多,成熟时间也难免先后。据说是两样不同的水果,但都酸酸甜甜,都能生津止渴,清热润肺。如果没有亲眼看见一棵结满杏子的杏树,生活中稀里糊涂地把杏子和梅子混为一谈,吃着杏子说是梅,吃着梅子说是杏,也算不得什么过错。